觀物篇解

五

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矣

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有動靜之兩儀必有元一之大極康節明天地陰陽剛柔始于太極之動靜與周子所傳太極圖相表裏康節又復窮其交變推天之陰陽地之剛柔各自相交而生八卦八卦又相交而天

走（屬坤）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走也（乾坤為否）感寒（兌）而變者情之走也（兌坤為萃）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走也（離坤為晉）感夜（震）而變者體之走也（震坤為豫）

飛（屬艮）感暑（乾）而變者性之飛也（乾艮遁）感寒（兌）而變者情之飛也（兌艮為咸）感晝（離）而變者形之飛也（離艮為旅）感夜（震）而變者體之飛也（震艮為小過）

草（屬坎）感暑（乾）而變者性之草也（乾坎為訟）感寒（兌）而變者情之草也（兌坎為困）感晝（離）而變者形之草也（離坎為未濟）感夜（震）

之性情形體雨風露雷應物之走飛草木是天地各自造化萬物耳故其天卦皆在西北地卦皆在東南未至於交也至是而言天來唱地走飛草木之形皆感之而有性情形體之質又言地來和天性情形體之質皆應之而有走飛草木之形蓋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而有氣則動矣故為動物之卦而在西南至於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而有質則靜矣故為植物之卦而在東北而二者皆天地之交也變化在物者

有兆物之物元之元　為兆物之物豈非人乎下有圖

有一人之人世之世下皆與上同分　有十人之人

有百人之人　有千人之人

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

有兆人之人　為兆人之人豈非聖人乎合為一圖

在下及以準頭剝尾之數亦為圖

經世之數四象互變遂成十六位四兩四也位雖有十六然攷其所以不同只有七數而已故物分七等

萬世而無斁者惟其心術之精神足以經緯斯世無為而無不為也彌綸天地道之經也出入造化道之權也進退古今道之常也表裏時事行健不息也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理知之矣

孟子言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此見而知之由湯尹之於唐虞文王孔子之於湯文

天之中人之脩短物之瑰奇與中土迥不同此康節所指或人言也辭而辟之不露鋒鋩此不辯之辯

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康節觀物之書探大造於一元之中明開物閉物以發斂之數因陰陽升降知泰否之期皆本一日以知

不能盡萬民亦猶冬之不能皆生萬物也所以康節尊昊天聖人皆指其極至而又要於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人觀萬人以一世觀萬世由小觀大自約至博自其同而言之則皆此理也自其異而言之則昊天非萬物聖人非萬民一元非一日也然則康節言可以為一道者有若不相似然之意蓋察於人倫舜之所以為大愛無差等墨之所以為異端康節詎得而儕之也

禮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蓋潔淨精微有春運生氣以開物之象疏通知遠有夏敷華大以阜物之象溫柔淳厚有秋備美以成物之象屬辭比事有冬萃聚以閉物之象也夫春風夏雨秋露冬雪聖人以之明四數春易夏書秋詩冬春秋康節以之配四象其歸一揆也

易（當元）之易者（元之元當乾卦）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元之會當夬卦）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元之運當大有）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

隨卦歲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世之運當噬嗑歲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世之世當震卦歲藏之謂也

康節觀物首篇極言天地之造化與易相配而不及聖人到此篇遂言聖經之造化與天相合而平易此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

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

康節以意言象數論易仁義禮智論書性情形體論詩聖賢才術論春秋所以明四爻之義以分配十六位釐然若不可紊而不相通也然意言象數未嘗無仁義禮智性情形體聖賢才智也仁義禮智未嘗無

者商湯之謂也修夫智者周發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威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康節既以易之四義分皇帝王伯之品至此乃以書詩春秋之十二義分帝王伯之道不言皇帝而止及有虞而及周武又及周召之臣似於強合而有深意

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
體也者跡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但有權存焉能通其變則權義舉而皇極立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
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
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
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
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

則術有術之聖術之賢術之才術之術也率有率之
化率之教率之勸率之率也主五伯而言故證之以
五伯之力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
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
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
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
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

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力者謂之率

夫易書詩春秋各有四用共十六用性情勸率是也

康節既各分之令又以易書與詩春秋互釋之是亦明天之體自相交變而已然康節釋十六字之義只以數言耳未盡其實義令請明之意含物性以存乎內言達物情以宣於外象表物形而擬大要數析物體以括庶類是易之四用也仁者聖人之大德禮者

泰則皇帝王伯四者之時自相乘為十六而聖時之體用分矣惟時有損益則易書詩春秋四者之經自相乘亦為十六而聖經之心跡判矣體用分者謂世出之君以化為體則勸教率為用以教為體則化勸率為用之類也心跡判者謂時君法經而致治以易為化則達于天下者書詩春秋為跡也以書為教則達於天下者易詩春秋為跡也為心為跡者經緯之謂也康節陳其理實明其數也

妙則聖人寂然不動之心無往而非此極也天五地

六之間無極之妙蘊也

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

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其斯之謂歟

張行成曰上二篇以四象分天地萬物之體雖有體

有用而大要為體則外象外數也次三篇以四象分

昊天聖人之用雖有體有用而大要為用則內象內

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威文而下
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
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
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六經備皇帝王伯之道其體則時政事實其統則如
祖宗子孫之傳然六經不取禮樂如五行周流四季
而無土四端配四時而無信故先生曰禮樂隆污其
間矣則易書詩春秋之中自有禮樂也賢者理也親

者情也太上貴德尚賢也其次務施報尚親也親則
不能如大道之公
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億萬千年何祖宗
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此所以重賛堯舜至禹曰禹吾無
間然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
不敢比仲尼上賛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賛仲尼乎
孟氏言道統謂五百歲而聖人出康節言世統乃取

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夫人之得富貴有得富貴之道則雖是由天與之要

雖有虛名與杞宋無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即三代之興以證天命之去留由於人事之隆汚而
及於周之東遷者所以明五伯尊王之業周室猶存
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擁虛名而王天下與杞宋傳
夏商之祀一同耳曰但無真王出者傷王道微而伯
道興也張行成曰周無賢君王室以虛名而臨天下
時無真王伯也假虛名而竊威柄虛而無實道將喪
矣權以褒功使人知名之有益正以貶罪使人知實

之難誣以正用權權無非正以實用名名無非實則襃貶以代賞罰春秋王者之事豈曰小補之哉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

前言六經之所自始此言六經之所由終經之終皆

在周平王時則皇帝王之道不存吾夫子于是删詩定書繫周易所以傳皇帝王之道至作春秋則與五伯之功以並立為四為其有功於天下也

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

伯之功也

張行成曰父子相繼正也禪代征伐假攝皆權變也禪賢變之順者也伐罪變之逆者也伯者之事則幾乎詐矣虛名亂實孔子奚取焉因名以存實因假以圖真亦聖人之權也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

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代恃強淩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大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康節以皇帝王伯等歷世之君所論若止於五伯此論秦而及漢晉隋猶謂秦之變古不如後世之甚因

及書終秦誓世謂吾夫子知繼周者秦故寓其意於

定書之終篇康節取之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

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

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

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

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

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

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聖人亦承天以全其生也以力勝天下憤其不已從遂以殺之為利秦楚之違天悖道宜天下共惡之張行成曰此一篇專論人事蓋天人各有分際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先生之書本乎此理夫是之謂易而異乎陰陽家者流

觀物篇五十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

因革夫消長在時則數之屈伸也因革在事則治之
隆汚也天人相因未可全泥於數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
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
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
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
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
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

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命亂傾否人定勝天明哲保身要自有道尹之於夏
季五就五去擇君也終於得君以行其道舜陶於河
濱元德升聞說築於傅巖夢賚良弼非有求於人也
終各得其志於天下盖實舉而名賓之則風虎雲龍
自相際會若聖賢待人而進則抑於利害沮於非人
矣故令聞廣譽自修於身求之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
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

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
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
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
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
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羣
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
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

力也皆出乎至正則吾之自信也篤保定之功循序而成豈可以常情論哉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義爲心之實理利爲情之私欲惟其私也故有言者不必有德惟其實也故盡心者必有善行此義利之分求云求無愧於口者思誠也求無愧於心者自誠也求無愧于身者誠之也聖賢之品分焉

時而聖人止於係秦則知漢晉而後又伯道之亡而

變之極也

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

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
間矣

已前皆論應世之君此段論濟世之臣為知進而不
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之戒也是故捨生易處死難
永生易榮生難絳侯梁公定天下之大患而生死無
預焉惟不失其正而已

觀物篇五十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

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

孟子言王伯之民皥皥如驩虞如至康節以四時抑揚皇帝王伯之治象自然升降之辨旨哉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道長
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
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
夫人之論也不知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
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
事正統行正統事僭竊行僭竊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
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
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正統行正統事僭竊行僭

二畫也四象之中元為善之長而會則屬乎陰矣四
時之中春為氣之和而夏則陰生矣此皆君子少而
小人多之驗也張注引變化陽圖為君子陰圖為小
人則非是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
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時者
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
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唐漢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

二正合乎二四六之數也諸數皆以六十四卦之爻
三百八十四為體三百六十為用體者地也生物者
也用者天也運行者也體數三分去一得二百五十
六為體之用用數三分去一得二百四十為用之體
而藏閏於中閑物二百四十運是也又十分去三為
二百五十二為用之用也
日經天之元乾當日　月經天之會兊當月　星經天之運離當星
辰經天之世震當辰　以日經日乾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

萬八千二百四十當一元生物之數去其三位則十二萬九千六百者一元運行之年數也此元之會運世三位之變數也實分為會運世之元會有十二元以十二萬九千六百月為一元故以兩而變得五萬一千二十運者三百六十之十二也以三而變得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者四千三百二十之十二世運有三百六十元以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為一元故以兩而變得十二萬九千六百運者三百六十之三

有三十之一變焉則年之用也世之世以一辰爲一年故其數三十之即一元之辰也每元再變得八千四總四元而三百三十六則天統乎體八變之數也地虚三十之一變爲動植之用故動植之通數與一元之辰數會于泰卦而得其半也此數明四位之品得數多寡大小不同是故人物生焉皆有七等也因此十六大位之本數一位各析三十小位而運數行乎其間自元之乾卦以一爲一秒而起積三十小位

太極圖

康節書第六十篇全説此圖今入於此以參看之則明矣

无妄 一四 乾之震 元之世日之辰 四千二百二十	隨 二四 兌之震 會之世月之辰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噬嗑 三四 離之震 運之世星之辰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震 四四 震之震 世之世辰之辰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同人 一三 乾之離 元之運日之星 三百六十	革 二三 兌之離 會之運月之星 四千三百二十	離 三三 離之離 運之運星之星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豐 四三 震之離 世之運辰之星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履 一二 乾之兌 元之會日之月 十二	兌 二二 兌之兌 會之會月之月 一百四十四	睽 三二 離之兌 運之會星之月 四十三百二十	歸妹 四二 震之兌 世之會辰之月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乾 一一 乾之乾 元之元日之日 一	夬 二一 兌之乾 會之元月之日 十二	大有 三一 離之乾 運之元星之日 三百六十	大壯 四一 震之乾 世之元辰之日 四千三百二十

千六百秒小畜當之為一月四千三百二十時一千二萬九千六百分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秒需當之為一年三十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分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秒大畜當之為一世十二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分計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秒泰當之為一運三十運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計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

乾一位八卦當第一變圖

此一變爲三十也後圖則一變爲十二也

四十三百二十 小畜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秒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需 一年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大畜 一世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一十八百六千六萬二千四百 泰 運 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百六十 一萬八百秒 二日半	四千三百二十 十二萬九千六百秒 一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二年半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一世
十二 大有 一時 三百六十秒	一百四十四 大壯 一日 四千三百二十秒	四千三百二十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月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年
一 三十秒 二分半	十二 三百六十秒 一時	三百六十 一萬八百 二日半	四千三百二十 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月

二十辰分為四時每時三月九十日一千八十辰一時又各分四時每時二百七十辰（日月皆不可分）若以運言之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四千三百二十月分為四時每時三世九十年一千八十月一時又各分四時每時二百七十月（年世皆不可分）以理論之一元者太極之一年一運者天之一年也一年分為四時者折一而四天之體數也一時又分四時各分為三月者所主在日天之明數十二會運行之數也一時若以四

當卦氣圖之十六位為一年虛體雖加實用無益者天託地以為體而天實主用故辰起於四九會而成於四三地託天以為用而地實主體故辰起於三九而位成於四九其歸一也地數十六一年本當十六月地常晦一故以天三月均為四時而體數之用二百七十也蓋用數三百六十者天之用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者地之用也天言時地言卦自天之用言之三百六十者者六六也六甲之變也即用成體列為四時

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言皇帝王伯有十六等當隨時汚隆而取之不可責以羲農然後為皇堯舜然後為帝孔子言自共學以

日時當元會運世也一年大數不過分春夏秋冬一元大運不過分皇帝王伯而春夏秋冬各有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各有皇帝王伯其治亂不齊而否泰有漸猶陰陽之氣逆順不常也夫有氣象有治象百卉蒙茸萬實告成春秋之氣象也物極高大歸根復命冬夏之氣象也渾厚和穆為皇帝之治象皞皞驩虞為王伯之治象擬之而不盡言議之而不盡意慨想其端倪其如仲尼元氣也顏子春風和氣也孟子

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五伯之後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

地數用十二天中自分天地則一三之陽為天二四之陰為地地中自分天地則八六之柔為地七五之剛為天太陰少陽與太剛少剛數皆用十從乎天也太陰少陰與太柔少柔數皆十二從乎地也云云日星為在天之陽水土為在地之柔亦無變也震與艮相易兌與巽相易則變矣故月辰為在天之陰火石為在地之剛亦有變矣乾離為奇中之奇坎坤為偶中之偶奇偶之位不變也日星在天而用奇數水土

六位中水音用九火土音各用十二石用五總百五十二爲正呂之用數也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者以正律一百十二偏唱百五十二呂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之用數也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者以正呂百五十二偏和一百十二律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者爲正音之用數也律呂者天地也聲音者人物也律唱呂而聲生故變數爲動數而託乎地呂和律而音生故化變爲植數而託乎天

本乎地者分剛分柔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剛分柔者
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已上三段與第一篇同在天者爲陰陽交於剛柔在
地者爲剛柔交於陰陽所謂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陰
與柔交而生肝膽陰與柔交而生腎膀胱剛與陽交
而生脾胃是也盖物得天地之偏人得天地之全王
氷曰人不與萬類同五蟲之中惟人應於納音餘皆
不應故納音主人民灾盖納音由日辰相配而生故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
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
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
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
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
草草物者體體也

飛走草木生於地性情形體本乎天是論陰陽太少

之文所以為人之品

火以後河圖用十之數不傳歷漢唐以至于國初凡言數者惟知五為中而已此洛書用九之數也河圖之數其法用十惟傳易者有一圖曾無發明致用之旨又反謂之洛書用十河圖用九晦翁先生已辨正之矣

康節用河圖之十取五為陽中六為陰中由是推四象之變再加三倍而得動植通數九位遂以此九位之數取二百五十六卦推運行卦氣天下萬事無以